

[墨西哥] 卡洛斯·富恩特斯 著

赵德明 译

鷹的 王座

LA SILLA DEL ÁGUILA



Carlos Fuentes

作家出版社

鷹 的 王 座

[墨西哥] 卡洛斯·富恩特斯 著
赵德明 译

LA SILLA DEL ÁGUILA
Carlos Fuentes

(京权)图字: 01-2017-154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鹰的王座 / (墨)卡洛斯·富恩特斯 著; 赵德明 译.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7. 8

ISBN 978-7-5063-9412-3

I. ①鹰… II. ①卡… ②赵… III. ①长篇小说-墨西哥-
现代 IV. ①I73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65872号

LA SILLA DEL ÁGUILA by CARLOS FUENTES

Copyright: © 2002 BY CARLOS FUENTE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RANDT & HOCHMAN LITERARY AGENTS,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7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鹰的王座

作者: (墨西哥)卡洛斯·富恩特斯

译者: 赵德明

责任编辑: 赵超

装帧设计: 周伟伟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2 × 210

字 数: 283 千

印 张: 11

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9412-3

定 价: 42.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献给“半个世纪”的一代人，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法律系：
新墨西哥的希望

鹰虽然是飞禽却被画在钱币上。

它首先请求登上仙人掌。^①

我必须吃下这个仙人掌果

——艾斯庇隆/科塔萨尔^②

① 墨西哥国徽的图案为一只嘴里叼着蛇的雄鹰伫立在一棵从湖中岩石上长出的仙人掌上。——译注（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

② 这是两位美洲的作家。前者是美国人，后者是阿根廷人。

目录

一	玛利亚·德尔·罗萨里奥·加尔万致尼高拉斯·巴尔迪维亚的信	1
二	哈维尔·萨拉格萨、绰号“智囊塞内加”致玛利亚·德尔·罗萨里奥·加尔万的信	8
三	玛利亚·德尔·罗萨里奥·加尔万致尼高拉斯·巴尔迪维亚的信	12
四	安第诺·阿尔玛森致罗伦索·特兰总统先生	14
五	尼高拉斯·巴尔迪维亚致玛利亚·德尔·罗萨里奥·加尔万的信	16
六	贝尔纳·埃雷拉致罗伦索·特兰总统的信	19
七	玛利亚·德尔·罗萨里奥·加尔万致尼高拉斯·巴尔迪维亚的信	26
八	哈维尔·萨拉格萨“智囊塞内加”致罗伦索·特兰总统的信	36
九	玛利亚·德尔·罗萨里奥·加尔万致贝尔纳·埃雷拉的信	40
十	财政部长阿尔玛森的妻子“金瓜子”致塔西托的信	43
十一	尼高拉斯·巴尔迪维亚致玛利亚·德尔·罗萨里奥·加尔万的信	47
十二	贝尔纳·埃雷拉致玛利亚·德尔·罗萨里奥·加尔万的信	51
十三	尼高拉斯·巴尔迪维亚致玛利亚·德尔·罗萨里奥·加尔万的信	55
十四	杜尔塞·德拉·卡尔萨致玛利亚·德尔·罗萨里奥·加尔万的信	65
十五	前总统塞萨尔·莱昂致现任总统罗伦索·特兰的信	67
十六	尼高拉斯·巴尔迪维亚致玛利亚·德尔·罗萨里奥·加尔万的信	71
十七	西塞罗·阿鲁萨将军致封·贝尔特拉将军的信	74
十八	贝尔纳·埃雷拉致玛利亚·德尔·罗萨里奥的信	78

十九	尼高拉斯·巴尔迪维亚致玛利亚·德尔·罗萨里奥·加尔万的信	83
二十	哈维尔·萨拉格萨“智囊塞内加”致罗伦索·特兰总统的信	88
二十一	前总统塞萨尔·莱昂致塔西托·德拉·卡纳尔的信	91
二十二	安第诺·阿尔玛森（财政部长）给妻子“金瓜子”的信	95
二十三	西塞罗·阿鲁萨将军致封·贝尔特拉将军的信	100
二十四	尼高拉斯·巴尔迪维亚致玛利亚·德尔·罗萨里奥·加尔万的信	103
二十五	安第诺·阿尔玛森致罗伦索·特兰总统的信	111
二十六	“金瓜子”阿尔玛森太太致塔西托·德拉·卡纳尔的信	116
二十七	西塞罗·阿鲁萨将军致封·贝尔特拉将军的信	120
二十八	杜尔塞·德拉·卡尔萨致托马斯·蒙特祖玛·莫罗的信	123
二十九	塔西托·德拉·卡纳尔致罗伦索·特兰总统的信	130
三十	尼高拉斯·巴尔迪维亚致玛利亚·德尔·罗萨里奥·加尔万的信	133
三十一	玛利亚·德尔·罗萨里奥致尼高拉斯·巴尔迪维亚的信	139
三十二	玛利亚·德尔·罗萨里奥致贝尔纳·埃雷拉的信	142
三十三	尼高拉斯·巴尔迪维亚致玛利亚·德尔·罗萨里奥的信	144
三十四	玛利亚·德尔·罗萨里奥致尼高拉斯·巴尔迪维亚的信	145
三十五	尼高拉斯·巴尔迪维亚致赫苏斯·里查多·玛贡的信	146
三十六	玛利亚·德尔·罗萨里奥致罗伦索·特兰总统的信	153
三十七	贝尔纳·埃雷拉致罗伦索·特兰总统的信	155
三十八	塔西托·德拉·卡纳尔致玛利亚·德尔·罗萨里奥的信	159
三十九	玛利亚·德尔·罗萨里奥致塔西托·德拉·卡纳尔的信	160
四十	前总统塞萨尔·莱昂致国会议长奥内西莫·卡纳瓦尔的信	163
四十一	塔西托·德拉·卡纳尔致玛利亚·德尔·罗萨里奥的信	168
四十二	贝尔纳·埃雷拉致玛利亚·德尔·罗萨里奥的信	172
四十三	奥内西莫·卡纳瓦尔议长致女众议员保利娜·达尔特卡达的信	177
四十四	尼高拉斯·巴尔迪维亚致玛利亚·德尔·罗萨里奥的信	183

四十五	西塞罗·阿鲁萨将军致封·贝尔特拉将军的信	194
四十六	尼高拉斯·巴尔迪维亚致赫苏斯·里查多·玛贡的信	199
四十七	哈维尔·萨拉格萨“智囊塞内加”致信罗伦索·特兰总统	201
四十八	女众议员保利娜·达尔特卡达致众议员奥内西莫·卡纳瓦尔的信	204
四十九	玛利亚·德尔·罗萨里奥致贝尔纳·埃雷拉的信	209
五十	哈维尔·萨拉格萨“智囊塞内加”致玛利亚·德尔·罗萨里奥的信	216
五十一	尼高拉斯·巴尔迪维亚致赫苏斯·里查多·玛贡的信	222
五十二	尼高拉斯·巴尔迪维亚致塔西托·德拉·卡纳尔的信	229
五十三	塔西托·德拉·卡纳尔致安第诺·阿尔玛森的信	232
五十四	门廊老翁致女众议员保利娜的信	237
五十五	“金瓜子”阿尔玛森太太致塔西托·德拉·卡纳尔的信	244
五十六	杜尔塞·德拉·卡尔萨致门廊老翁的信	248
五十七	塔西托·德拉·卡纳尔致“金瓜子”阿尔玛森太太的信	254
五十八	尼高拉斯·巴尔迪维亚致前总统塞萨尔·莱昂的信	263
五十九	蒙特拉贡·封·贝尔特拉将军致尼高拉斯·巴尔迪维亚的信	267
六十	奥内西莫·卡纳瓦尔致尼高拉斯·巴尔迪维亚的信	269
六十一	赫苏斯·里查多·玛贡致尼高拉斯·巴尔迪维亚的信	270
六十二	尼高拉斯·巴尔迪维亚致玛利亚·德尔·罗萨里奥的信	278
六十三	玛利亚·德尔·罗萨里奥致尼高拉斯·巴尔迪维亚的信	280
六十四	玛利亚·德尔·罗萨里奥致贝尔纳·埃雷拉的信	288
六十五	保利娜致尼高拉斯·巴尔迪维亚的信	302
六十六	封·贝尔特拉将军致尼高拉斯·巴尔迪维亚的信	315
六十七	奥内西莫·卡纳瓦尔致尼高拉斯·巴尔迪维亚的信	326
六十八	贝尔纳·埃雷拉致玛利亚·德尔·罗萨里奥·加尔万的信	328
六十九	玛利亚·德尔·罗萨里奥·加尔万致贝尔纳·埃雷拉的信	331
七十	(罗伦索·埃雷拉·加尔万)	338

玛利亚·德尔·罗萨里奥·加尔万
致尼高拉斯·巴尔迪维亚的信

你会把我想得很坏。你会说我是一个随心所欲的女人。可能你说得有道理。但是，谁能想到一夜之间事情会变得天翻地覆呢？昨天，我认识你的时候，我对你说过：在政治问题上，不要留下任何文字。可我今天却不得不给你写信。这会让你想到情况紧急……

你会对我说，你对我的兴趣——咱俩在中央政府办公厅秘书处前厅一见面，你就对我表示了兴趣——不在政治上。是爱情，是生理上的吸引力，甚至是纯粹和简单的情欲。亲爱的尼高拉斯，你应该尽早知道，一切都与政治有关，包括性爱。我如此职业性地贪婪权力会引起你的反感。没有办法。今年我四十五岁，从二十二岁起，我安排自己生活的打算时就只有一个想法：当个女政治家，从事政治活动，吃政治饭，做政治梦，与政治同甘共苦患难。这是我的本性，也是我的天赋。你别以为因此我就会放弃女性的爱好、享受性交的快感、满足与年轻帅哥上床的欲望——比如跟你睡觉……

简单地说，我认为政治就是把私人的激情当着公众面表演一番，或曰公开“作秀”。或许其中应该特别包括展示热烈的爱情。但是，激情是随心所欲的行为表现形式，而政治则是一门学问。我们以最

大限度的自由爱好去追求权力，去竞争一块掌权的地盘；这是一个公众性、模糊性、危险性共存，同时又是世界授予我们最大和必要的自由。

你以为这样的自由在爱情上也是一样的吗？你错了。爱情拥有一种称之为想象的无限力量。尽管你被关押在乌鲁阿城堡监狱里，却依然拥有欲望的自由，依然主宰着自己意淫的想象力。相反地，政治上的愿望和无能的想象力对你的用处就实在太少啦！

我再说一遍：追求权力是我的本性，是我的天赋。这是我首先想告诉你的一点。你是个三十四岁的小伙子。你漂亮的外表立刻吸引了我。如果你别骄傲，我可能会说，我朋友堂贝尔纳·埃雷拉先生主持的中央办公厅秘书处里秀色可餐的帅哥可是不多啊。由于漂亮女性寥寥无几，因此她们也显得格外耀眼。我那位秘书处主任朋友在用他坐怀不乱的名声赌博：美丽的蝴蝶是不会前往他的树丛的，而阴险的蝎子则会在他的地毯下面做巢，野心勃勃的蜜蜂会去他的蜂房里酿蜜。

尊敬的贝尔纳·埃雷拉的名声当之无愧，还是无愧？你将来会去调查的。而一月初一个寒冷的下午，在旧科比安府的秘书处前厅，一个年近五十岁、但风韵犹存——你的眼神说出了一切——的女人跟一个同样漂亮的小伙子——刚刚过三十岁——四目相对。亲爱的尼高拉斯，爱情的火花被点燃了，荷尔蒙激动起来了，生命的体液飞快地流动起来了。

快感在延长。年轻的朋友啊，快感在延长啊！

这一切我都承认。我喜欢你的身高。你也看见了：我个子也很高，我不愿意仰望和俯视我的男朋友们，而是平等地直视着他们的目光。你的眼睛和我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你的眼睛像我的一样明亮，但它们是灰绿之间变换的；我黑色的眼睛是不变的，但是我的肤色比你的白皙透亮。你别以为在一个像墨西哥这样多民族混血、有种族主义、被肤色搞得乱七八糟（尽管国人从来都不承认）的国

家里，白皮肤会对我有帮助。恰恰相反，它让我染上了国人的恶习，染上了愤懑的毛病，那就是昏君带着一群奸臣的怨天尤人。与此同时，我的长相赋予我不可言说的优越地位，因此我们对西班牙征服者那个伊比利安种族总是表示默默的由衷敬意。

你，我的情人，有着真正混血民族之美的种种优点。你那古铜色的皮肤出色地衬托出墨西哥人优美的面部、笔挺的侧影、薄薄的嘴唇和柔軟的头发。我注意过光线是如何在你头部嬉戏的，它给你的阳刚之美注入了生命活力；可是啊，有些墨西哥男人的脑壳里往往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精神空洞，但我仅仅跟你谈了几分钟就意识到你是个外部美貌、内心聰慧的男子。更为锦上添花的是，你还留了漂亮的髯须。

我对你会坦诚的：你还很“嫩”，也非常天真。按照我老家的说法，你是我的青涩果实。你照镜子就知道了。关于政治护身符的全套话语，你是了解的。民主、爱国主义、法治、分权、公民社会、荣辱教育。危险的是你相信这一套，糟糕的是你说起这些套话来信誓旦旦。我温柔可爱的尼高拉斯·巴尔迪维亚，你已经走进了大林莽，打算捕杀狮群，可是你事先没给猎枪上好子弹啊。国务秘书埃雷拉跟你谈话之后，对我说：“这小伙子极聪明伶俐，可是把心里话都大声抖搂出来了。他还没学会先排练、后开口的本事呢。据说，他文章写得好。我看过他在报刊上发表的专栏。他还不知道记者和官员之间只能有聋子对话。不是因为我这个国务秘书不读评论员文章，不是因为他的话我会感到高兴、冷漠或者生气，而是因为对于一个墨西哥政治家来说，不留任何文字是黄金法则啊，尤其不能说出对某人的具体看法来。”

让我笑一笑吧！

今天咱俩就不得不互相写信了。其他各种联系的办法都被切断了。当然，咱们还剩下一个手段：密谈。为此，就要浪费相当多的时间在约会上、在跑来跑去的路上，而不能准确知道就是在你最最

意想不到的那个地方，唯一运转的玩意儿就是隐藏着的窃听器。总之，首先是有没有可用的、不受注意的亲密关系；第二，有没有最可怕的意外泄露的可能性。最悲惨的生命定义莫过于生命就是一个纯粹偶然的传言。

亲爱的尼高拉斯，我这是在向世界挑战。我准备写很多信。我要冒波兰式政治的最大危险：给人留下字据。我是不是在发疯啊？不是。仅仅是因为我特别相信自己振臂一呼的号召能力，因而能把这样的号召力化作别人模仿我的本事。一旦这个国家的政治界获悉玛利亚·德尔·罗萨里奥·加尔万在与他人通信，那么大家就会纷纷模仿我。没人愿意落后。看呐！玛利亚·德尔·罗萨里奥多棒啊！我能比她差吗？

我年轻又漂亮的朋友，我在大笑。你会看到我这个榜样的作用是如何传播开来的，因为我的勇敢精神确立了个案。实在太有趣了！昨天我在布卡雷里对你说：

“尼高拉斯，别再写了！政治家不应该留下言行不慎的痕迹，因为会打消别人对你的信任；也别留下有才干的痕迹，因为会惹起别人的嫉妒。”

但是，今天，经过了上午这场灾难之后，你看到了：我不得不收回我那些话，不得不推翻我那小小的人生哲学并且要求你：

“尼高拉斯，给我写信吧！……站在你眼前的是个喜欢挑战的女人。由于某种原因，我出生在热水泉，时间是圣马可节。我初次发生昏厥是与马嘶、鸡叫、磨刀声、打牌声、吉他声、女歌手的假嗓、玛利亚奇乐曲中的小号声以及‘关上门！’的喝叫声混合在一起的。”

赌博而已。决心已定。你看，昨天，我把自己的全部信心押在了沉默上。记忆犹新的是，秘密书写的方式总有一天会公开变得对咱们不利啊。我还记得尼克松总统精神错乱的迷惑样子，因为他用可以想象出来的最下流的语言在一个公谊会教友家里讲的阴谋与污蔑的内容被人录制下来了。我坦率地告诉你：搞政治的都是伪君子！

为了向上爬，他们不择手段。但是，不仅要伪善，还要狡猾。每个政客向上爬的时候都带着浑身的晦气，如同把可口可乐废罐拴在一只既顽皮又吓破了胆的猫尾巴上……大政客就是一路摆脱了羁绊、愤怒和倒霉时光而登高的人。像尼克松那样的清教徒，无论对他人还是对自己，都是最危险的政客。他以为大家都得忍受他那一套，因为他来自社会的最底层。他垂头丧气的谦卑神态滋养着骨子里的骄横跋扈。葬送尼克松的就是这个原因啊：怀念家乡的泥巴，渴望返回那空空荡荡的垃圾堆，为的是洗涤罪恶。但是，他没有意识到：仅仅为了重返出生的泥坑，就要付出这样的代价——收回跳出泥坑和重新向上爬的勃勃雄心。我认可这个看法。

法国人说：这是对家乡泥巴的乡思病（顺便在括弧里说一句：这是你让我喜欢的另外一个原因——你是个讲法语的人，你在巴黎国家行政管理学院读过书，你和我们这些放弃了英语的人们很般配，因为英语已经变成了“两三种语言的混成语”，从而恢复了法语在有文化素质的政治家中间几乎是精英式、秘密沟通的声誉）。

尼克松总统在美国，迪亚斯·奥尔达斯总统在墨西哥，贝卢斯科尼总理在意大利，希特勒在德国，斯大林在俄国，尽管后两位把灾难变成了辉煌，前三位把灾难变成了贫困……亲爱的尼高拉斯，还是好好研究研究这五个人吧！我的爱人，如果你想跻身于高人一等的中心，就了解一下这些顶峰人物吧。

好了，我还记得尼克松总统精神错乱的迷惑样子，因为他那些阴谋和污蔑的话都被人录制下来了，那些话里飞溅着下流的语汇，有些就是一个跟别人生气的小孩子语言，有些就是地地道道街头惯犯的黑话。而对我们那些热带地方权贵们又该怎么说呢？他们拍摄下自己最恶劣的事迹，用证明他们杀人越货、却逍遥法外的滔天罪行来自得其乐。如果他们看到州长先生的部队向一群手无寸铁的农民开枪、后者纷纷倒卧在血泊之中的时候，一定会感觉到一种几乎是情欲颤栗的快感。

墨西哥到处染遍了血腥的河水；到处是埋葬死人的峡谷；到处横陈着没有人葬的尸体。我可爱和漂亮的朋友，既然你现在登上了政治舞台，那么就要永远注意这不公正社会的孤寂景象——这是我们拉丁美洲的《圣经》。不错，这个秘密是不公开的；但是，只要一揭露出来就足以把州长或者总统自鸣得意的逍遥法外变成集体的耻辱，无论大人物多么厚颜无耻也绝对无法否定它。

对于像今天让我们迎接新年到来的如此突变，我丝毫没有思想准备。如果通信系统不运转，如果没有电话、传真、电子邮箱，甚至可怜的老式电报机也没有，嘿，甚至没有信鸽（全都被巫术毒害了），只剩下了墨西哥印第安人的烟火信号——塔拉乌马拉人摇晃着他们五颜六色的毛毯，而所有这一切的发生又不是因为那时人们期盼的千年变更钟点，由1900统治的年历向设立的2000年的转变，而是由我们眼前生活的这一年奇怪和伪造的回读数字所设定的，那么我坦白地告诉你：我生活的变化超出了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使得我陷入一种惊愕状态。像往常一样，我从这样的状态里吸取力量，我对自己说：

“玛利亚·德尔·罗萨里奥，注意你那个名叫哈维尔·萨拉格萨的朋友，就是外号‘智囊’的家伙，他是罗伦索·特兰总统先生的贴身顾问，尤其是他说如果没有这个邪恶世界的任何矫饰和私藏财富，那么扑克里的老A——就是藏在袖子里那张牌就完全可能成为人人看不起的臭牌，因为它没价值且不大实用：那是一个用自己的尊严解除了其他所有人卑贱的崇高形象；是可能拯救了社会制度的完人。”

那个人会是你吗？尼高拉斯·巴尔迪维亚。我这么想的时候，是非常错误的吗？我那出名的直觉敏感变得如此迟钝了吗？莫非平常的政治头脑患上了失语症、因而半个大脑不再运转了吗（另外半个主管道德精神）？或者是你、我的漂亮朋友复活了政治头脑？奇迹般地复活了政治头脑吗？

好啦，既然谨慎从事的规矩变得不可能了，那么或许伪善、腐

败和撒谎的规则同谨慎一道挥发掉吧。因此，我对你说，我要把需要变成功效，以绝对的冒失投身到冒失的勾当里去。

尼高拉斯·巴尔迪维亚，我写给你的这封信就是冒失的证明。已经没有别的联系方式了，除非口头联系，除非立刻见面，但是太危险了，或者就是这个间接的、危险较少、可也就是咱们唯一的联络办法了。我最亲爱的情郎，问题是应该知道这两个办法——口头或者笔头联络——中的哪一个会不可避免地加速实现咱俩的愿望，只不过是二者的节奏不同而已。亲爱的尼高拉斯，你上我床的道路还不通畅。上床之前，你还必须打开成千扇门户。记得吗？这几乎就像中国故事里说的一样：我要日复一日地考验你，回报取决于你的努力。我知道你只要获得我的肌肤之亲就心满意足了。我承认我需要你的肉体，但是我更加渴望你的成就。性交可以是马上办到的，而随后会陷入一种悲伤和不满足的quickie^①。

相反地，亲爱的，政治上的走运是一种漫长的性欲高潮。成就应该间接和缓缓来到，以便可持续发展。亲爱的，来个长时间的高潮吧！

我的宝贝，去一扇一扇地开门吧！迈过最后一道门槛就进入我的卧室了。最后一把锁就是我的身体。

尼高拉斯·巴尔迪维亚，你当上墨西哥总统之日，就是我成为你的女人之时。

我向你保证：我一定要让你成为墨西哥总统！我双手合十，对你发誓。有圣母作证，亲爱的，我向你做出神圣的承诺。

① 英语：匆匆结束的性交。

二

哈维尔·萨拉格萨、绰号“智囊塞内加” 致玛利亚·德尔·罗萨里奥·加尔万的信

我不打算人家理睬我。一个“贴身顾问”用谏言献策履行职责，仅有好心好意不成，仅有好情报也不成。如果我能逃过眼前这一劫难，那可能恰恰是因为这一次总统先生不幸听了我的劝告。

亲爱的朋友，按照我的习惯，我举出了道德原则，为此，我可以随意调遣总统先生。我就是总统良心里的匹诺曹^①的精灵。我从书柜里搬出一套伦理道德原则丛书。玛利亚·德尔·罗萨里奥，或许我隐秘的希望就是，即使realpolitik^②走向实用主义，我的良心也不会受到责难。你知道，realpolitik就是吃下去的东西从那里排泄出来的肛门——无论那些食物是鱼子酱还是橙汁烤鸭还是奶油点心——而道德原则则相反，是没有肛门的脑袋。道德原则不上厕所。Realpolitik会堵塞世界上的抽水马桶，权力世界也一样，你不得不对自然本源顶礼膜拜。

但是，今天，他们一下子就破坏了原则。总统可能是作为送给满怀希望的老百姓的2020年新年礼物，不仅是作为好消息，不仅是

① 《木偶奇遇记》中的主角。

② 德语：实用政治。

作为精神上的补偿，决定在致国会信函中准备要求美国占领军撤出哥伦比亚，作为附加条款，还禁止墨西哥向美国出口石油，除非华盛顿按照石油输出国组织要求的价格购买我们的产品。尤其是我们宣布这一决定的地点是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内部。你已经看到了，答复是出乎意料之外的。1月2日，我们同我们的石油、我们的天然气、我们道德原则一道醒来的时候，我们已经与世界中断了联系。美国借口一颗给予我们友好帮助的通讯卫星发生了故障，结果害得我们没了传真、电子邮箱、互联网、甚至电话通讯。我们联系的手段缩小为捎口信，或者写信——这封信就证明了我在撰写的时候就很想把信嚼烂、吞咽下去的愿望——真他妈见鬼，为什么总统偏偏听了我的意见呢？他干吗要把道德原则置于这个混蛋的现实之上呢？现在，我正在用脑袋撞墙。我对自己说：

“智囊啊，智囊塞内加，谁他妈让你当什么讲原则的人了？”

“智囊啊，智囊塞内加，你稍稍讲点儿实用，能费你什么力气吗？”

“智囊啊，智囊塞内加，你为什么要跟总统内阁中的大多数人对着呢？”

结果，我就到了你面前，我亲爱的玛利亚·罗萨里奥，你就看见了“智囊塞内加”在用大脑袋撞击共和国的大墙——我们墨西哥永恒的哭墙。

亲爱的，幸亏这哭墙不是石头砌的。它蒙上了厚垫，如同疯人院的墙壁一样，你的朋友哈维尔·萨拉格萨，那个以讲大道理、同时又是糟糕歪理著称的“智囊塞内加”就应该关在疯人院里。我们智囊的老祖宗塞内加于公元前4年出生在西班牙科尔杜瓦，是禁欲主义哲学家（如果你不知道此人，那就学一学；假如已经知道此人并且还喜欢我，那么就耐心听一听吧），最后在尼禄的宫廷里自杀了。塞内加的道德原则与帝国统治的实际不协调一致。但是，直到今天，塞内加这个“智囊”仍然是他西班牙南方老家的“智者”和“哲学家”啊。